

潘新新 著

世事风沙
SHISHIFENGSHA

我说老兄悠着点

WOSHUOLAOXIONGYOUZHAODI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潘新新 著

世事风沙
SHISHIFENGSHA

我说老兄悠着点

WOSHUOLAOXIONGYOUZHAODI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说老兄悠着点/潘新新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7

ISBN 7-5339-1591-7

I. 我... II. 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649 号

我说老兄悠着点

潘新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2 字数 134 千字 印张 8 印数 0001—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91—7/I·1412 定价:11.00 元

目 录

CONTENTS

2015年.....	1
李家有故事.....	5
故事并没有发生	10
美国打工	14
享受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19
女人最大的心愿	24
当心,老大哥在看着你.....	29
上阳台放风	36
不会出错的人	40
今朝有酒今朝醉	44
生日	48
谣言	52
谎话连篇	57
胡萝卜与小毛驴	60
外面的世界	64
1965年	69

世事风沙 ShiShiFengSha

我说老兄悠着点

宋莲出嫁·····	73
母亲的祈愿·····	77
男女分工不同·····	80
乡下亲戚·····	85
我不在现场·····	89
爱情试验·····	95
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102
迷宫·····	108
二胖子的悲喜剧·····	114
魔术·····	120
我说老兄悠着点·····	125
总算有了一次机会·····	130
小鬼当家·····	134
爱的归宿·····	139
治疗饱嗝·····	144
憨豆先生·····	150
推销奇遇·····	155
我们彼此用翅膀相融·····	160
胡说八道·····	166
电影与文学纯粹两码事·····	172
从未相信过此生的相见·····	177
惟一的最后一个·····	181
比谈论文学更好的事情是谈论音乐·····	185

还好上天同时给了我书籍和爱·····	190
惊涛拍岸·····	194
音乐家也可以一夜成就吗?·····	197
空心戒指·····	199
有惊无险·····	203
天气预报·····	207
屡试不爽·····	211
马先生上厕所·····	215
自以为是·····	219
光临肯德基·····	224
邮筒的用途·····	228
女人抽烟·····	233
家务事·····	236
蓦然回首·····	238
我一觉醒来,恐龙依然在那儿·····	245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247
如果说网络可以勾销道路·····	250

2015年

现在是2015年。我退休了，住在杭州城里。本来，我也不想搬家，在一个地方待了四五十年，根深叶茂的，还真有点难舍。何况老杜他还没退下来。但是，夕阳里，老两口子互相搀扶着在西湖边东逛逛西逛逛，多么诗情画意啊，想一想就有点痒痒的。三十二年前，在杭大，我十八岁，锦绣年华，这样的场景就开始呈现了；而今，我已衰老，时间激流仍然无法冲去那最初的轮廓。老杜说，也好，再依你一次吧。我们就将椒江的房子换成一辆高级傻瓜车。

这样，老杜退休下来之前，就可以在杭州、临海两地来回跑。现在交通发达，一个上午可以跑个来回，哪像咱们小时候，上省城须翻山越岭，路途迢迢的。傻瓜车也听话，遇到紧急情况，自动产生磁场，轻轻松松飞越障碍物；手中的操纵杆像那只万能的鼠标左右逢源，谁上去都可以叫它跑起来。

周末，老杜大献殷勤送我上美容院，自己却溜回八百里以外的老家玩牌去了。等我容光焕发走出来，他却来电说对不起了，实在盛情难却，谁叫咱魅力四射呢，晚上别锁门哪。这事要放在从前，我可决不会轻饶了他。

我们的新家很大，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这房产还是我那远在美国的弟弟买的，他原本是为我们而买，但他的婆娘不愿放弃所有权，于是只给我们剩下了使用权。管它呢，不住白不住，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着？我们掏出所有的积蓄，调动情绪布置我们的新家。然后把母亲接过来。老母亲耳朵不行了，我和她谈心，如果她不高兴戴助听器，我就得戴上耳机，从柜子里拎出一只大播音器。老杜如果在家，就会被赶到书房里，正好，他乐得关上门听靡靡之音，想入非非。

上午八时，是老母亲最开心的时刻，我打开电脑，荧光屏上大洋彼岸我弟弟一家、我们的杜撰小儿就会向我们走来。我一边和他们对话，一边向老母亲实况转

播。忘记说了，小儿年方二十一岁，很有出息了，正在美国东海岸念书，还加入一支冰球队。真是的，装什么蒜？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颠来颠去的，母亲颇有些不平。现在他是主儿，没咱们什么事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好在主儿已决定再过五年回来发展。想想也是的，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么蹦，谅你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今天一早，儿子问我们：“哎，那一刻你们怎么过的？是不是特激动？”原来，近来他不知怎么对“时间的边界”发生兴趣，很想知道时间有没有边界，如果有，它的开端和终结又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它就是存在的？他自己没记忆了，又回不去了，只好一个劲地问我们是怎么进入2001年那一刻，又怎么庄严地跨入他的世纪的？母亲说，她在睡觉。老杜说，他在看电视。我说，我在做新年计划，噢，不，是做新世纪计划，最主要的项目是如何开发利用儿子你。其实，鬼知道十五年前那一时分我们干吗去了。不知不觉地，岁月如流，儿子大了，我们也花白了头。

现在我又有什么新的愿望？从三十岁起我就想写一本书，时值今日，五十岁的我还不曾开笔。我决定在我五十岁这一年想出一百个书名，然后挑一个最惊世骇俗、最气派万千的角儿，然后就可以一日千里地写下去了。我和老杜加起来人生百年，该有多少沧海桑田可

以细细道来。假如你看了我的书，说，这书很好看，很逗。我一心花怒放就会随口带出一句：“谢谢。”而你却合上书本，看看书的封面问我：“这书是你写的？真对不起，我看书从来不看书名。”岂有此理！我百里挑一才想出这个书名，你居然连看也不看一眼。我看我还是别写的好。

我年轻时很崇拜傅雷，仰慕傅聪。而今我年已半百，仍未给予儿子那么崇高、广大的爱意，尽管，我一直在努力着，想想真该懊悔终生的。可是大海那边的儿子却轻描淡写地问我：“WHO IS傅雷？”听起来恍如隔世。不，真是隔了那么长久了。儿子，我一时还真无法向你解释清楚呢。纵然我说出个一二来，儿子一定会笑咪咪地敷衍我：不，妈妈，还是你最好。我还是难以动心哪。在我们年轻的时空上，那一颗颗星星曾经怎样照亮过我们哪，到了儿子这一代，它们将不再如一只萤火虫的屁眼。世界的图景真是不一样了。只是，有些时候，我们还不免唠叨几句，想捞回一点面子。别人不稀罕，咱们自个儿乐着。

李家有故事

老李一向很节省。在他家，佐餐一荤两素，一碗豆腐配一碟咸鱼，一碗青菜配一碟方块肉，外加永不更改的豆瓣酱一盆。有鱼时，一人一块，有肉时，一人一小块。来了客，加一条鲤鱼，或一盆炒蛋。他将筷子高高举起，嘴里叫着：“吃鱼，吃鱼！”客人向那盘鱼伸出了筷子。老李低下了头，装做没看见，心里却想着：千万别动鱼头，明儿来了客翻个身还可以请一次。送客回来，老李看见儿媳妇小四正往地上甩盘子，原来儿子大李炒股票亏损了好几万元。老

李的心头肉掉下一大块，他怒气冲冲攥掉雨伞，在雨中，在自家院子里，窜过来窜过去。后来，老李回到饭桌上，用一只筷子把那条鲤鱼一豁，鱼儿首身分了家，他大嘴一张，吧嗒吧嗒把鱼的尸体吞了下去。

老李现在很有钱了。他家的东西厢房连同小院子都卖给了拆迁办，听说起码有十八万元。他像只风箱里的老鼠，又开始在院子里奔过来奔过去，看样子，一时半刻还停不下来。真叫他为难，打进存折，怕记不住密码，又怕儿子连同身份证一块儿掏了去；借给别人，又恐有去无回。老李怀揣着这一大笔钱搬进了新居。夜深人静，他四下里张望，怎么也找不到藏钱之处。还是老屋好，墙缝、马桶底下、烟囱里处处是机关。老李晚上睡觉不踏实，因为他老是闭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所以大白天，他就老觉得头昏脑涨的，只好出门去溜达。这一溜达不要紧，碰上了他的一个表侄子。

该亲戚现在发了，一手一只粗大的金戒指。嘿，这小子原来尖嘴猴腮的，现在挺着蝥蝥肚还真有点人模狗样的。这小子什么买卖都做。眼下正捣鼓着一家化工厂，从毛发里提取一种药物，比金子还要昂贵。

这表侄开始和大李打得火热，时不时过来和大李喝一盅，然后唾沫飞溅天花乱坠吹一通。老李先是不动声色，后来就心头怦怦乱跳，再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也凑了上去。表侄躁过脚再来拍胸膛：老伯啊，宁波佬用

国产货三个月就捞回了本钱，我们拉回来的是正宗德国货，请回来的是上海专家，产出率起码要高出他们三倍。老李还是将信将疑，真有那么轻巧吗？表侄再不指天为誓了，白纸黑字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亏了，厂房就抵押给您老人家。老李一激动就交出了那十八万元。大李双目放光，扑了过去。

大李这一下没有闲工夫夜夜砌长城了，上蹿下跳地忙进忙出，老李瞅个空子想打听打听，倒被他三言两语地打发了。瞎忙了一个多月，有一个晚上，大李像只丧家犬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啊！那表侄子带着儿子携巨款出逃了。带走的不单单是老李的十八万元，还有以大李的名义借来的十二万元。更可恨的是：那厂房是租来的，早已到期，表侄媳妇回了娘家，正托人办离婚，另一个大股东合伙人也已不知去向。老李希望天雷立刻轰掉那小子。大李憋着硬屎，要把表兄放进滚油里炸。

老李天天上表侄媳妇的娘家去静坐，然后又跑到她单位里将她的一大绺头发揪下来。小女子没办法只好答应老李，每个月给他一百元。老李有了收获，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媳妇小四冲他奸笑：每个月一百元，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拿回这笔钱？

就这么坐着等死？不！大李又天天出门和众多的债权人切磋技艺，他们都表示要求追回自己的款子，至于怎么追法，就全仰仗你做主了。您可是大主顾啊。天地

茫茫，又费时又费钱，上哪儿去找他们爷俩？这叫什么话？大李气呼呼地回了家。小四却说：“该！谁叫你们父子俩被猪油蒙了心引鬼上门？”这娘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大李恨不得撕烂她的嘴，老李恨得咬牙切齿。不料小四回眸一笑百媚生：我已托人查那小娘子家电话记录了，他老婆总不会没心没肺吧？查查看，如果找到某个固定的长途号码，顺藤摸瓜就能将他逮住了。大李心花怒放，老李乐得挂出哈喇子。

但是电话记录上没有长途号码！三只皮球泄了气。老李拿出最后的体己钱，给儿子提供活动经费。大李已召集一帮黑道朋友，准备走南闯北生擒那位表兄。这些人都带了家伙的，小四不敢碰那只硬邦邦的黑皮袋，却打开了另一只棕色袋子，一大堆黑色裤袜掉了出来。难道这帮绿林好汉里还夹着一位孙二娘？“那是面罩！真够笨的。”大李对她不屑一顾，可这娘们一点儿也不傻，转天，小四就将那帮人打发走了，说是不愿再花冤枉钱。

老李不知从哪儿听到那个合伙人同表侄关系非同寻常。老李无师自通地想道：这家伙可能就是表侄的狗头军师。这狗头军师也办了个大厂，听说被起诉了，在法院查封之前，那厂子该有好多值钱的原材料。大李当晚就想洗劫那家厂子。虽然狗急了也会跳墙，但是当晚还是没有去成。要租车皮，雇帮工，借黑衣黑裤，手电筒

一买一打,还须准备一个红包打通看门人。万事俱备,偏巧那晚下起了鹅毛大雪。大伙儿都冻得够呛。到达目的地,夜已深。钻出车子,深一脚浅一脚踉过去。大铁门紧闭,翻墙进去,却找到一大堆破烂。这家伙早已搬空了厂子。老李觉得心窝被踹了一脚,昏了过去。大李哭丧着脸说:我没带够钱。那伙人打断了大李的左肋骨,想想这么冷的天半夜三更白跑一趟,干脆继续工作热身身子,反正断了左肋,单单留下右肋也不对称。

老李没有再醒过来。那小子却回来自首了。据说在一个边远的省份被人盯上了,儿子遭绑架。一伙人拎走了他那只从不离身的旅行包,连车钱也没给他剩下。天知道他是怎么平安地回来的。大李和小四呆坐在家里一筹莫展,挂在黑框里的老李对他们吹胡子瞪眼珠子,恨不得跳下来拍醒下面这一对呆头鹅。

故事并没有发生

舅舅家后院起火了。起因是一张合影照。用表妹的话说，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舅舅、舅妈不依不饶穷追不舍，最后还动手动脚的，害得咱表妹红着两眼像只兔子窜进门，上咱们家寻求政治避难来了。

表妹长得非常漂亮，去年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愈加神气活现起来。学校放暑假不回家，居然走南闯北搞起社会调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住酒店，坐小车，长见识，还管吃香的喝辣的。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一天到晚围着带队的老师叽

叽喳喳的。敢情谁还愿意待在家里闷着？问题是他们又去了普陀，还穿上泳衣合影，搔首弄姿，有伤风化。舅妈说他们凑得太近，成何体统？舅舅说不会游泳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好了，穿泳衣到海里涮涮脚有什么意思？

我大笑：“身材好的人穿泳衣很COOL的。”

表妹却一脸苦相：“你别逗了，我妈说她最害怕我与狼共舞。”

“那你怎么安慰她？”

“我说，妈，谁也不配来分享我美好的身段，我只好留着它，把它还给您老人家。”

我想表妹也不至于一上来就这么恬不知耻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让我猜猜你妈妈怎么惹你了，小妹，咱舅妈肯定是这样盘问你的：

“那老师结婚了吗？”

“结了。”

“有没有小孩？”

“还没。”

“他爱人和他关系怎样？”

“我怎么知道？”

复习到此为止。我和表妹相视一笑，然后异口同声地问对方：“他有没有碰你？”然后我们俩捂着肚子笑。据说，当年我外婆就是这么审问我妈的。真够怪的，这套衣钵不知怎么就被舅妈搬回她家的。